

卷八十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八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四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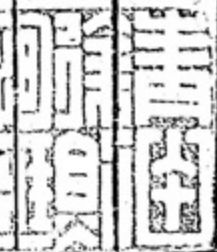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起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社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



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内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兼權刑部侍郎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不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遷禮部尚書詢立為太子兼詹事使詣金

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

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立募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戶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四年落職起復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諡登正証史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崩黜皇子竑擁立理宗拜太師紹定五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

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中書令卒遣封衛王謚忠獻
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
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飢則
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况
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
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闡指授
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
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
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其與善湘姻家則
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

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
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
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
濟王託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
儉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
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
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
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
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
濟王竑先是孝宗子魏王愷莊文同母弟也莊文太

子薨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旣而以恭王英武類已竟
立之加愷封魏王判寧國府淳熙元年徙判明州七
年薨謚惠寧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
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訃聞帝泣然日向
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爾治二都有
仁聲薨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子柄
生於明州王薨還若行在慶元間封吳興郡王開禧
三年薨封沂王謚靖惠無子詔立宗室希瞿子爲其
後賜名貴和卽竑也太子詢薨廼立竑爲皇子封沂
國公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媼人善鼓琴者納諸

御而厚廩其家使媼人調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
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
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
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
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夾
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走白彌遠彌遠大懼
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真德秀時兼宮教聞其
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
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不聽宗子貴誠初
名與苕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

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紹興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立侍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

甯田治衣冠集如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與莒坐林獅形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田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貴誠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規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九月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
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
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
語洩者吾與君之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
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
宗御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以
示彌遠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
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清之
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寧宗崩彌遠始

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
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
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
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
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是時竝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
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
竝不能自己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
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昀旣
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竝竝聞命亟赴至

吳書卷之九十一
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
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
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
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
爾竑以爲然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
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震捽其
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
因加竑少保進封齊王九月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
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其兄甫弟丙以
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

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也兵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
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
其黨樵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
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
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
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
會子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
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
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
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

懼甚命殿百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

錫託召醫治竑疾竑本無疾丙戌天錫詣竑諭旨逼

竑縊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一云濟王遷湖州有敵

其事遂脩書約李全於二月十五立濟王此時李全

守淮安軍遷卒得送信卒二人送至彌遠之前彌遠

遂改書為二月二十五許之美官重賞復令送去取

回書至易書以元約月日報之至期潘壬潘丙果立

濟王彌遠統殿前司馬步軍誅之尋殺濟王李全知

之遂反過北後園楊州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

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忽開一城門掛

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

十騎皆白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

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

脩城壕見金甲二領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

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

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

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

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

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

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

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

為然大理評事胡夢昱亦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

切直史彌遠譴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三管而卒時

曰其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李知孝附吏彌遠而忘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陰詆德秀了翁遂拜右正言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

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徜徉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寧宗楊后少以姿容選人宮忘其姓氏慶元三年進封婕妤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自謂其尤也遂姓楊

氏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嬪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嬪人性柔順勸帝立曹爲后貴妃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復中原俾皇子曠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其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上書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告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女前右郎官張鉉皆

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 堯前一 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壁象祖第外間藉藉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壁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壁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鉉鉉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蒲頭花者生辰張鉉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

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
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
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傍者問爲
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領兵三
百俟于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
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徒卒百餘
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搥殺之是夕之事
彌遠稱有密旨錢象祖欲奏審彌遠不許曰事留恐
泄遂行之是夕彌遠彷徨立候門首至曉猶寂然至
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候旣而侂胄前驅

至傳呼太師來壁象祖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
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象祖壁曰已了事矣象
祖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
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象祖壁遂登車去是夕
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
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
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后旣誅侂胄彌
遠日用事益貴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
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旣信任於后
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彌遠伺知之大懼陰蓄異志

欲立他宗室子昀為皇子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廢立事白后后曰不可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返后終不聽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為皇子即帝位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寶慶五年崩壽七十有一

鄧若水井研人博通經史為文章有氣骨舉進士理



宗即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宴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

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必無者今
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
忍以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蓋亦求明是
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計莫若遵泰
伯之至德伯夷之清風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
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
當其廢立之間威勳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
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
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

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
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
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
某人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
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唯不足以弭謗亦
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乎此臣
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
焉曰除大奸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
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
帥庸人耳全不敢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

位乃敢溷僇可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
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方弑之王孫先皇帝之孫
也而彌遠賤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
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
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
彌遠之徒死不足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
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
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制置司不敢爲附驛
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

宋史嵩之

史嵩之慶元府鄞人彌遠之姪也歷進士累官知襄
陽府端平元年破蔡汝湫金進封子加食邑會出師與
淮閩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
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去矣言荆襄連年水潦饑饉流亡
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
於家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
而爲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
旰之慮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
邊適當議論紛紜之際雷同以國其罪當誅忤旨罪

亦當誅忤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祠換舉太平宮尋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濱始悔不用嵩之之言召見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嘉熙元年為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後二年黃州圍解降詔上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城黃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右丞相兼樞密都督江淮京湖四

傳中
不叙
嵩之
一事



川軍馬薦士三十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嵩之開府鄂州累以捷聞上眷愈厚召還罷都督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院累賜手詔遣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

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

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憂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効一戰之勇而

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
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
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
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
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
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
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
陵則有別之傑爲督亦所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
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
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誅心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

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
於荆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
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
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
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
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
也蓋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
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
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
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養其可得乎異日

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乃廁於蔡
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
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
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
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之勢駸駸日趨於危亡
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
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君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

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實祐四年卒遺表上帝輟朝贈
少師謚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宋賈似道

賈似道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卽宴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然其才可大用尋出知澧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臺諫嘗

論其二部將卽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爲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素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閭曰何爲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

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闔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

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徙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中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中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

人悲之潛旣沒似道歸罪宗中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明年元世祖卽位遣翰林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

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歛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買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箱益賤秋七月彗

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摭摭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寸尺皆有稅而民力敝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咨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堯理宗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

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節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甸一切事不關自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輩小

忤意輒斥去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羣輩爭獻寶玉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時襄園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一玉帶束之已狗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已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

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妃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何顯祖曰平章已先乘道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旣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

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襍議監察御史陳監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里餘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

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惶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人用命矣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君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

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爲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一列郡守於是皆遁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應皆自殺潘文卿徐卿等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已而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

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纍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圍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奸之四

害備

漢江克

江克趙國邯鄲人也克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克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

言克逋逃小臣苟爲姦僞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初克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克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克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克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克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二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

臣多奢僭克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克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克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克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克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克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官後克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克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克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

寬之克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
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方多得其力者久
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
聲爲巫蠱事賀父子皆坐誅後上幸甘泉疾病克見
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
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克爲使者治巫蠱克將胡巫掘
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今有處輒收捕驗
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
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
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克旣知上意
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
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克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
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後武帝知
克有詐夷克三族

所圖

北齊祖珽

祖珽范陽人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文宣崩除為章武太守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湛因言殿下有

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

孝徵

王謂曰若然

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帝擢拜中書侍郎
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
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尋爲散騎常侍掌詔誥初珽
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武
成於文宣頗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
尊太祖爲神武高祖文宣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
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
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
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

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詔表宣昭帝子俱不得立
今宜命皇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
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
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
新之徵珽於是上書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
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
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已以上應天道并上魏
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
大被親寵旣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
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

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瑳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瑳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瑳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餓故收養之瑳曰何不開倉賑給乃收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

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瑳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瑳曰項羽人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籍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瑳且吐且

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使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媼言曰襄宣昭三帝子皆

不得立今至尊獨在仁帝位者實出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為秘書監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琊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皇太后故事為令萱言之謂人曰令萱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媼以來無有也令萱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封燕郡公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

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瑳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遂譖殺之滅其族瑳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瑳不合之狀并書瑳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瑳又求面見帝令引入瑳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瑳

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等結朋樹黨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瑳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着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瑳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又欲出諸閣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瑳乃諷御史中丞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

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光祿大夫解中領軍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瑳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瑳侍中僕射出爲徐州刺史瑳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瑳遣人推出相關瑳固求面

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瑳於朝堂大加誚責及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瑳不開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見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瑳忽令大叫鼓譟喧天賊衆入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瑳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恠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巳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瑳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人父金善用兵望塵知馬步多
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以功封郡王光馬面彪身神爽
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以虛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
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
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
之因擒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洹橋
校獵雲表見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
下乃鷗也當時號落鷗都督齊篡東魏進爵鉅鹿郡
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
馳往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

之西度常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後主卽位朝政漸紊
齊人懼水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
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
光率步騎二萬禦之鋒刃纔交周衆大潰韋孝寬等
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
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
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散光以有功勲者未
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
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
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

史記卷之六十一
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取光女不肯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已來種禾飽馬以備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直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傳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榭木不扶自立珽續

之曰言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間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為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珽又令其黨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光家居嚴肅見子弟若君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
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
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拓地五百里而未
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旣
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
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
鄴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所藏書